

心灵鸡汤

老师永远是老师

青
春
版



陈忠实 斯坦伯格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心灵鸡汤·青春版

——老师永远是老师

陈忠实 斯坦伯格 等著

阿东 剑锋 选编

责任编辑：陈新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30,000 印数：1—10,000

简易精装：ISBN 7-5404-2339-0
I·1745 定价：1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更换

卷首语

心 灵

神中之神分出自己一小片心灵，使它如野花一般芬芳，月色一般柔和，微风一般清新。

给它斟上一杯喜悦，说：“喝吧，把过去的一切忘个干净！”

给它斟上一杯烦恼，说：“喝吧，尝一尝什么叫欢乐的生命！”

赋予它那来自天国的睿智，把正义的路子挑定。

赋予它能洞察一切奥秘的聪明。

赋予它在梦境中才流露的和理想结伴的情感。

为它穿上天使们用彩虹和流霞织成的激情的锦衣。

给它蒙上怀疑的阴影——光的幽灵。

给它从仇恨的熔炉取来的火，从粗暴的沙漠唤来的风，从利己主义的海边捡来的沙子，从永恒的脚下采集的灰尘。

给它以盲目的力量，让它在歇斯底里中咆哮，在狂热中膜拜；给它以生命——死的幻影。

神中之神终于把自己的心灵同人类联结在一起了，怀着包容一切的爱的感情，他不由露出了微笑，带着满脸泪痕。



目录

卷首语 · 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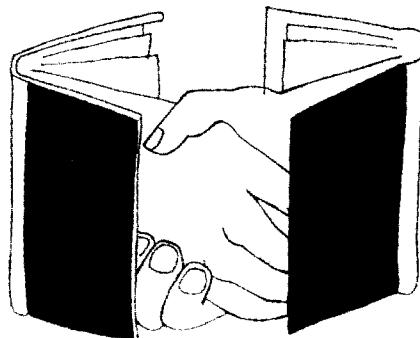
卷 A 老师讲的故事

拔去心里的草	2
优点单	5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	9
梦醒时分	14
考验老师	18
不是为了一束玫瑰	22
老师讲的故事	26
临别赠言	28

老师，我站着呢	32
“差生”的哭声	35
学无止境	37
背后的阳光	39
考 试	44
寒冬里的温情	48
捻亮了灯等你	51
紫色的菊花	54
卷 B 故事里的老师	
善点燃了善	60

班主任的名单	63
“瓦罐”式的宽容	68
独享“体罚”的秘密	71
献给本森小姐的一束鲜花	74
拍卖你的生涯	80
没读“Lame”的一课	86
晶莹的泪滴	90
名医本色	98
老师的眼泪	102
她跪下了左腿……	105
大师的学生	108
爸爸的老师	111
一条透明的鱼	117
难忘那一课	120
蓝眼睛，棕眼睛	123
“钻石”就在你身边	126
校长向我道歉	129
石 片	133
杰的最后一课	136
恩师难忘	142
像妈妈一样的女老师	148
点石成金	151

问心无愧	156
教授欠我二十元	158
无价小珍珠	161
二十年前的作业	166
我的五样	168
小站歌声	174
掏尽口袋里的钱	176
地震给学生上的课	178
毕姆小姐的学校	180



编者语·送给所有师

逝去心里甜草

山野清风第三卷手
记之感恩——师恩
篇

师恩如山，师情似海。从古至今，师恩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每一个学生的心中，都有一份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他们用行动表达着对老师的敬爱，用语言诉说着对老师的感谢。在他们的笔下，老师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的人。

本文通过讲述一些真实的师恩故事，让我们看到老师们的无私奉献和默默付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师恩如山”的真谛，让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了老师的伟大和温暖。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引起大家对师恩的重视，让我们一起向老师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感恩师恩，感恩师情。

卷 A 老师讲的故事

老师的记忆里，永远飘荡着满园桃李的芬芳。让我们细细倾听老师的声音，那是我们成长路途中最美妙的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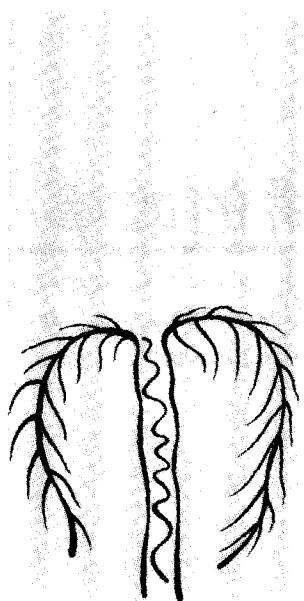


拔去心里的草

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倾听这发自心里的声音。

1995年春，我分到浒湾山下小学教学，与我一起分来的，还有梅。

日子一天一天在寂寥中过去。一天从河边回来，我听到梅在默默背诵：“倚危楼风细细。望尽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我在梅的声音里走过去，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你不高兴的时候，就背唐诗宋词。”梅说：“在这种鬼地方，你高兴得起来吗？”





我才知道，梅的忧愁和我如出一辙。

梅就住在我隔壁，这是一幢很旧的小平房，房前屋后的墙缝里都长着草，一天校长走来，校长姓蓝，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听别的老师说，她中师毕业便分到山下小学，在这里教了一辈子书了。蓝校长过来看看我们，又看看墙上的草，跟我们说：“你们墙上都长了草了，拔拔吧。”我们听了，无动于衷，我们不想在这儿久呆，我们没必要去管它。

半个学期后，梅突然高兴起来，梅一高兴，我再听不到她咏诗赋词了。一天梅跑过来，梅跟我说：“我的调动差不多了。”

我当然为梅高兴，但为自己难过，梅走了，我还想待到几时呢？

在以后一段时间里，梅笑口常开，我在梅笑着时发现梅脸上有两个小小的酒涡，梅其实是个很好看的女孩，当然，是在她笑着的时候。

但出乎意料的是，梅并没调动，梅告诉我，一切都办的差不多了，但最后让市里卡住了。梅说着时，眼里黯然无光。这以后梅沉默寡言了，总在门前坐着一言不发。

时间过得很快，一学期就这样过去了。这年秋天，新学期开始了。开学好几天了，梅还没来，几天后她来了，却是来请假，梅说她不想在这里呆了，要去广州打工，但蓝校长坚决不批。梅这回太伤心了，调又调不动，请假又不批，梅哭了，我看见她“泪弹不尽临窗滴”了。

这以后不久，梅做了一次傻事，梅在抚河边逛了许久，竟往抚河里跳。幸亏两个农民看见了，跑下去把梅拉上来。农民知道梅是山下小学的老师，便把她送了回来。这事迅速传遍了



学校，蓝校长和老师们都过来了。蓝校长一脸难受，内疚地说：“都怪我大意呀，你如果出事，我怎么向你父母交待呀。”一个老师，在一旁开导梅，老师说：“蝼蚁尚且偷生，你何必这样轻生呢，你才20岁呀。”这个老师说着，忽然看见梅屋里的墙上长着杂草，老师又有例子了。老师说：“你看看，这些草在你屋里都要顽强地生长呢，这里没有阳光，没有雨露，这样恶劣的环境它们还要生长，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蓝校长也瞥了瞥墙上的草，但说出了一番绝然不同的话，蓝校长说：“其实这草还长在小梅你心里，你心里有草，你对眼前的草才会熟视无睹，你心里荒芜了，你眼里还不会荒芜吗？”蓝校长说着时，几个孩子在门口探头探脑，蓝校长见了，喊孩子进来，又开口跟梅说：“乡下孩子也是人呀，我们不来教他们，谁来教他们呢？”

梅听了，眨一眨眼，我看她眼里流出晶莹的泪珠。

第二天，我和梅在屋里坐着，我们回味着蓝校长的话，心里无比的愧疚。不久，我忽然听到一种声音响起，那是一种类似于拔草的声音。我说梅，你听到一种声音吗？梅点点头，梅说听到了，它好像发自我们心里。我们说着，不再做声了，我们静静地坐在那儿倾听着这发自于心里的声音。

许久，声音消失了。

我和梅在声音消失后走出去，忽然，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们看见我们墙上的草没有了，谁拔了它呢？是不是我们心里没有草了，眼里，才这样一片洁净。

(刘国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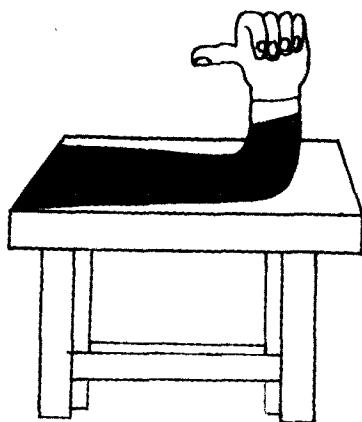
优 点 单

演习达到了目的，学生们对人对自己都恢复了信心。

—

那时候我在缅因州莫里斯的圣玛丽学校，他在我教的三年级一班。34个学生都喜欢我，而马克·埃克隆尤其突出，他外表整洁，生性快乐，偶尔淘气也显得逗人。

但马克爱讲小话。我一次又一次提醒他，上课不经允许而讲话是不能容忍的。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每当我批评他不良举止时他所做出的反应——“谢谢您纠





正我，姐！”尽管他说得诚恳，但第一次听见时我还真不知怎么好。但不久也习惯了，一天听他这么说好多回。

一天上午，马克讲得太多了，我克制不住，犯了一个见习教师式的错误。我正视马克：“如果你再讲一句话，我就把你嘴封起来！”

刚过了不到 10 秒钟，查克脱口告发：“马克又讲话了。”我并没有要学生帮我监督马克，可因为我当着全班陈述过我的惩罚，我不得不付诸行动。

当时的情景我没忘，如同发生在今天早上。我走到我的桌旁，从容拉开抽屉，拿出一卷胶纸带。没说一句话，走到马克课桌旁，撕下两条胶纸带，在他嘴巴上贴出一个老大的×。然后返回教室前面。

我瞥一眼马克，看他怎样反应，他朝我直眨巴眼睛，就这样！我笑开了。全班喝采。我又走到马克身边，揭掉胶纸，并耸耸双肩。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您制止我，姐。”

这年年底，学校要我改教初中数学。日月如梭，马克不知不觉又坐进我的教室了。他比以前更标致，也更礼貌了。由于他得认真听我讲解“新的数学”，九年级时讲小话没有三年级时多了。

一天星期五，课堂感觉不轻松，整个星期都在为一个新概念而吃紧，学生们有些灰心——每一步都进展缓慢。我得赶快设法消除这种急躁情绪。于是我要他们用两张纸，写下其他同学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留出空白，空白里列出这个同学的全部优点。

这堂课的剩余时间就完成这一任务，每个同学离开教室时，都交给我各自对全班同学的最好评语。查利笑了。马克



说：“谢谢您讲课，姐。周末愉快。”

那个星期六，我用 34 份纸，分别写下每个学生的名字，然后在每个名字后面抄下其他人写的这个学生的优点。星期一再把这些优点单发给他或她自己，有些评语多达两张纸。不一会儿，整个教室都笑了。“真的？”我听到窃窃私语：“我可没料到这会对谁有什么意义！”“没想到有人会这么喜欢我！”

此后，没人再在课堂里提及这事，我也不知道他们下课后互相之间、或在跟父母在一起时讨论过没有，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演习达到了它的目的，学生们对人对己都恢复了信心。

二

那一批学生继续深造。若干年后，我一次度假回来，父母到机场接我，驱车回家，母亲照例问我一些旅行经历——关于气候，关于我的见闻感受。谈话短暂停顿。母亲斜眼扫一眼父亲，提醒什么似的说：“老头子？”父亲清清嗓子，每当讲出什么重要事情前他总是这样。“昨晚埃克隆家打来电话了。”他开口说。

“是吗？”我说，“好些年没听到他们的消息了。不知马克如今怎样。”

父亲平静地回话：“马克在越南死了，明天举行葬礼，他的父母希望你能出席。”直到今天，我仍能指出父亲告诉我马克噩耗时的确切地方。

我还从未看见军人躺在军用棺材里。马克看上去很帅很成熟。当时我一门心思地想：“马克，只要你开口对我说话，我可以销毁全世界的胶纸带。”

教堂里挤满了马克的朋友。查克的妹妹唱《共和国之战圣歌》。葬礼的日子里怎么下雨啦？坟场边泥泞难行。牧师念了



祷文，号手放了录音。爱戴马克的人们一个一个绕灵柩走一圈，洒圣水。

我最后一个在墓前划十字，肃立致哀。战士们中抬棺的一位走到我跟前。“您是马克的数学老师吧？”他问。我点头，眼睛没有离开灵柩。“马克讲过您的许多事情。”他说。

葬礼之后，马克过去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查克的农场住家用中餐。马克的父亲母亲也在那里，显然都在等候我。

“我们要让您看一样东西。”马克父亲说，从口袋里掏出皮夹，“这是马克死时他们在他身上找到的，我们想，您认得它。”

打开皮夹，他小心抽出显然是马克随身携带的、曾经打开折合过许多次的两张笔记本纸。我一眼就认出是全班同学列出的马克的优点单。

“非常感谢您费过的这番苦心，”马克母亲说，“正如您看见的，马克视若珍宝。”

马克的同学们开始围上来。查克显得忸怩不安，笑着说：“我一直保存着我那一份，放在家里桌子最上层的抽屉里。”查克的妻子说：“查克要我把这个夹在结婚纪念册里。”“我的也还留着。”玛里琳说。接着，另一位同学维基把手伸进提包，从皮夹里取出全班同学写给她的优点单，已经磨薄缺损了。“我随时随地带着它，”维基眼睛一眨也不眨，“我想我们都保留着我们的优点单。”

我一下子跌坐下来，哭了，我哭马克，哭所有的朋友们再也看不到马克了。

(曾国平译)
(海伦·P·摩尔斯拉)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

我为他们喜欢
我而高兴。

我开始教学生涯的第一天，先上的几节课里还顺利。我于是断言，当教师是件容易的事。接着，轮到了我那天的最后一节课——给 7 班上课。

当我朝教室走去时，我听见了桌椅乒乒乓乓的撞击声。我走进教室，见一个男孩将另一个男孩按在地板上。“听着，你这低能儿。”被压在底下者嚷道：“我又没骂你妹妹！”

“不许你碰她！你听到我的话了么？”骑在上面那男孩威胁

